# 傳統價值

純上

乘坐飛機旅行，手機，識字率，肥胖症，這些在現代社會中司空見慣。但在人類社會六百萬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它們並不存在。我們可能覺得自己和原始祖先千差萬別，但從世界上還存在的傳統社會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過往生活方式的縮影。況且，我們的身體依舊更適合傳統社會而不是現代社會的生活條件。

有鑒於此，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著《昨天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綜合自己在太平洋列島、亞馬遜河畔、阿拉斯加幾十年的田野工作獲取的第一手資料，爲我們提供了工業現代化以前人類幾萬年社會生活的圖景。作者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地理教授，美國新聞業最高獎普立茲獎和「天才獎」麥克阿瑟基金獲得者，之前的著作都非常暢銷，本書同樣精彩紛呈。

作者在書中，首先介紹傳統社會如何分割空間。這些社會的居民無法遠離故土，所以對外部世界了解甚少。他們一般將他人分成三類：朋友，敵人，外來者（很可能是敵人）。在發生矛盾衝突時，因爲沒有政府或法院的管理，他們採用和平或暴力的手段解決。比如，在新幾內亞，一個孩子意外被殺，殺人者和被害者的家庭可通過當面磋商達成協議，用經濟和情感賠償和平解決問題。有時和平手段無效，雙方交戰，但這種暴力的規模和後果與現代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可同日而語。接着，作者講到兒童教育和老人贍養。作者最後考量了現代社會發生巨變的三大因素：宗教，語言和健康。

現代工業社會中，父母是孩子的主要養育者，但作者稱讚傳統社會中「同位父母」（allo-parents）的普及：從孩子出生開始，整個社會人人參與照顧，爲孩子提供食物和保護；不同年齡的孩子在一起遊戲、學習。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和工業社會的孩子相比，擁有更多安全感，更自信，更充滿好奇心和自立能力。在傳統社會中，老人通常在同一個地方、相同的人群中度過晚年，兒女住在附近，他們能保持一生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在現代社會中，空巢老人獨居，也沒有過去那樣受人尊重。作者還讚美傳統社會中「建設性的恐懼症」（constructive paranoia），即，居民習慣反思小事件、小信號背後是否隱藏了更大的風險；對他們來說，世上沒有「意外」。

作者覺得對現代社會借鑒意義最大的是傳統社會健康的生活方式。傳統社會的飲食方式低糖低鹽，卡路里的主要來源是植物（紅薯、芋頭等），每天勞動、奔跑，運動量很大，人人健康，身材苗條，都像現代社會的運動員。這些傳統社會中人一旦搬到現代城市，學習西方生活方式，多吃少動，健康立刻惡化，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病隨之發生。

戴蒙德並未將傳統社會浪漫化，他揭示了傳統社會中讓現代人覺得殘酷的做法：如，認爲兒童可以自主行事，結果孩子被火燒傷。他也認可社會千萬年來的進步：物質富足，教育機會增加等。但他認爲，傳統社會教育兒童、贍養老人、解決糾紛、評估風險、健康養生方面的做法都值得現代人借鑒。

作者承認，環境使然，傳統社會的教誨不一定都可行。如，周圍父母都採用「現代方式」教育孩子時，你的孩子也無法擁有傳統社會中的自由獨立和親善關係。不過有些方面我們能模仿：運動，健康飲食，吃飯時和朋友聊天而不是狼吞虎嚥，讓我們的孩子多學外語等。還有，宗教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中意義不同，我們應該誠實地考量宗教信仰在我們的生活中究竟起到什麼作用。

# 張賢亮與俞平伯

孫玉蓉

人與事

因爲母親出身名門，又與俞平伯的長女俞成是世交好友，因此，著名作家張賢亮（一九三六—二〇一四）自小就認識俞平伯，稱其爲「外公」，稱俞成爲「大姨」。張賢亮說：「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時候，我也常去。那時我小，頑劣不堪，見了平伯公悚然抖擻，不敢與語。」

一九五五年七月，因爲已故父親的歷史問題，張賢亮攜老母弱妹從北京移民到寧夏，先當農民，後任教員。兩年後，因在《延河》雜誌發表《大風歌》，被劃爲「右派分子」，在農場勞動改造長達二十二年。在張賢亮被押去勞改期間，他母親又被遣送回北京。此時已無家可歸的張媽媽，就投奔了好姐妹俞成，與其一起住在東城朝內老君堂七十九號俞平伯家中。張賢亮回憶說：「平伯公視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後達十餘年之久。」

隨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大地，張賢亮的錯案也得到了平反，他成爲《寧夏文藝》雜誌的編輯，不久，又成爲寧夏文聯專業作家。一九九〇年，他回憶說：「我『平反』後，每次去北京，總要去看望大姨和外公平伯公的。近十年來一年總要去幾趟。這時他們已經搬到了南沙溝。我大了（是否頑劣還難說），他卻老了。每次去，帶些零食點心，他扶牆走到客廳，一起抽煙喝茶。知道我居然也會舞文弄墨，頗為欣慰，有些怡然自得的樣子。但他已耳聾，說話很吃力，只能說點短語和家常閒事。」一九八〇年四月，《寧夏文藝》第四期更改刊名爲《朔方》。新的刊名就要有新的氣象，所以，在這一期的《朔方》上，就刊發了俞平伯的舊作《丁丑青島紀遊詩・觀櫻花》一節和葉聖陶的近作《題關良所繪五醉圖》詩，並請俞平伯的外孫韋柰爲此二詩寫了《跋語》。這就是張賢亮第一次運用他的熟人關係，順理成章地爲《朔方》約來的名家稿件。一九八一年三月，著名作家茅盾逝世，同年《朔方》六月號又刊出了俞平伯手書輓茅盾聯語「驚座文章傳四海，新民德業播千秋」。

一九八二年六月，張賢亮再次到北京公幹，他沒有入住賓館，而是住在了俞平伯的南沙溝寓所，並在那裡宴請寧夏的同事吃烤鴨，於是，俞平老也在臥室裡分享了「吃烤鴨葱醬卷餅」的美餐。同年七月一日，俞平老由家人陪同，在北京西四西餐廳，爲張賢亮、張賢玲兄妹餞行。這些往事，在俞平老的家書中均有記載。

張賢亮這次晉京，再次爲《朔方》雜誌向俞平老老約稿，老人欣然應允，並決定將《一九七六丙辰京師地震日記》交《朔方》發表。那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大地震，波及津京。自那天起，至八月二十日，俞平老在防震、抗震的喧囂聲中，詳細記下了《地震日記》，他說：「余不常作日記，外出或有事則書之。已零落不全，亦罕刊行。」外出時寫日記，是爲了給夫人看的。如新婚之初，夫人回天津的娘家，俞平伯尚在北京大學讀書，兩地分居半月有餘，於是，他寫了《別後日記》，絮絮道來，有如面談。他的原則是「家居不記，大事之來則記之，如丙辰地震」等。

一九八二年七月，送走了張賢亮兄妹後，俞平伯即着手抄寫《地震日記》，還作了《附記》和《跋語》，一併發表在一九八三年《朔方》第一、二期上。該雜誌在「卷前絲語」中表示「感謝俞平伯老前輩的賜稿」，稱他的《日記》「意味雋永，反映出老知識分子的臨危不懼、關心他人的胸懷，令人敬佩」。因爲「日記是美文中的一支，並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施蟄存語），所以，文雖簡約但價值不凡。

俞平伯在《跋語》中憶及夫人在地震時不安的心情，而在比地震艱難數倍的「文革」運動期間，夫人卻「總出以鎮定」，他知道那是夫人「勉強為之，以慰我心」。正是因爲有了夫人的「耐心堅力撐拄危顛」，他們才熬過了被抄家、批鬥以及下放河南農村幹校等系列磨難。因此，他更感愧疚。他能夠將日記這種「最最個人的文學作品」公開發表，也是藉以寄託對夫人無盡的哀思。

自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共同生活了六十四年的俞夫人許寶馴病逝後，俞平伯悲痛不已。從此，他不再打橋牌、不再唱崑曲，並陸續寫了悼亡詩詞二十首，記述哀思。他還將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臥室裡，晨夕相守，以俟身後合葬，同歸於冥漠。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近日生活如在夢中，以理遣情而情不服，徙倚帷屏，時時悵觸」。他每日以家藏林（紓）譯小說「遣日遮眼」，也常常與夫人的靈魂對話。張賢亮回憶了外婆去世後，俞平老精神的衰頹，他說：「我到北京要是不住賓館，就睡在他隔壁房裡。深更半夜，總聽見他大聲呼喚外婆的名字和一些聽不清的話語，有時幾達狂吼的地步。我並不感到森森然，反而體會到一位老人的眷戀之情和情感的孤獨。」他說：「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現了一點點自己尚餘下的不平之氣與不甘心呢？」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俞平伯以九十一歲高齡仙逝後，張賢亮發表了悼念文章《我有一個紅學家的「外公」》，文章寫得很平和。因爲經歷過苦難與屈辱，他更懂得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他對命途多舛的俞平伯的理解是眞切而深刻的，評價是客觀公允的。他用作家的眼光和傳神的筆觸，把俞平老晚年的神態描摹得入木三分。

# 時捧尺牘寄長懷

——懷夏公

陳堅

往事鉤沉

上世紀中葉，夏衍在主持新中國電影的過程中，做了許多幕後工作，如果當事人保持沉默，不知底細的後人或許永遠都無從獲知眞相。一九六二年，謝鐵驪在聽取夏衍對《早春二月》文學劇本的意見後創作了分鏡頭劇本，後來，四百七十四個鏡頭中夏衍修改了一百六十個，有些地方的刪改之處「竟然佔滿整頁」（謝鐵驪《夏公與〈早春二月〉》）；《革命家庭》，「劇本完全是夏衍一個人寫的，但在編劇署名上，卻用了他和我的名字」，甚至稿酬都送來一半（水華《美好的回憶》）。更早的時候，三四十年代的左翼電影時期，因爲特殊的極端不自由的政治環境，夏衍和其他進步人士一樣，只能隱身，名字不能出現在銀幕上。所以，根據田漢的故事梗概寫出電影劇本《風雲兒女》，夏衍未署名；《遙遠的愛》，據編導陳鯉庭透露，其實是夏衍編劇，但夏衍後來全不計較編劇《遙遠的愛》一事，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對此也隻字未提（葛濤《夏衍的集外佚作電影劇本〈遙遠的愛〉考》，《文藝報》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這些幕後工作，都已被夏衍以「集體中的一員」輕輕帶過，不置一詞。那種謙遜、豁達，不堆功自詡，夷然自適，實在是常人難以企及的。每當我偶遇個人瑣事而糾結，想起他的書簡裡的隻言片語，他那眼睛縫中露出的輕鬆而平淡的微笑，便不能不感到自愧無地，若有所悟。

## 夏衍的奉獻

在我珍藏的夏公最後一封書信中，夏衍提到了他的兩個捐贈意向，一是向杭州大學圖書館贈送由他作序言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一套精裝二十本，認爲「對文科大學生或者有點用處」；一是向浙江省博物館無償捐贈他收藏的揚州八怪和齊白石等的五十餘幅書畫（實際捐贈九十四件。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函）。

夏衍是一個大公無私、大愛無痕之人，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不止一次。早在一九六〇年，當得知納蘭性德有一卷書簡（三十五通）將被香港商人買走時，夏衍立即用剛拿到的一個電影劇本的稿費二千元買了下來，這卷國內僅存的納蘭性德墨寶，已捐贈上海博物館；一九八六年回故鄉，他又將日本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授予他的五萬元獎金捐給了家鄉發展教育事業。在給浙江省委宣傳部領導的信中，他說：「日本給了我一筆國際文化交流獎金，我決定捐獻五萬元（人民幣）給故鄉作為教育基金，專用於農村中小學教育。」信中還特別提到，對他捐款一事不要發消息，更不要見報，因爲僅僅是「表示一點游子的心意而已。」（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致羅東）。夏公這一善舉後來還促成了「浙江省教育基金會」的成立，並且很快輻射至全國，十幾個省市相繼建立教育基金會，極大地弘揚了尊師重教的風尚，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

準備捐贈浙江博物館的這一批珍貴書畫，也是夏衍五十年代在文化部任職時，用自己的稿費、版稅和工資積累下來的，一方面滿足自己對揚州八怪和齊白石作品的迷戀，另一方面，「也有若干防止文物外流的意思。」（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羅東）此事他已先期報告省委宣傳部，第二年通過我再次表達無償捐贈的意願，可見其誠懇急切、坦蕩無私的奉獻精神。

但在夏衍自己，卻並沒有將這些事情看得很重，甚至不覺得這是奉獻，而只是「還債」。他說，「我是喝家鄉的水長大的，我從來沒有忘記浙江人民用智慧汗水培養、教育我的功德」，他說自己幼年家貧失學，「後來能受到中學、大學的正規教育，完全得力於浙江省人民的資助」，所以，送書、捐資或贈畫，都只是向家鄉人民「聊表心意」。（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致羅東）

記得有人說過，五四以來的先驅者，他們大多出身於沒落世家，接受過系統的儒學教育，而後又接受了西方文明，或宣傳啓蒙思想，或躬行革命實踐，他們觀點不盡相同，甚至分道揚鑣，但人格品德皆是楷模。夏衍就是這樣一位讓人景仰、讓人敬重的長者，片言隻語，舉手投足，都散發着讓人感念不盡的人格魅力；十二封書簡，更是將他的斯文、嚴謹、謙遜、奉獻的光芒，完整清晰地勾勒下來、放射出來，照亮後來者的人生。（下）

雪村（攝影）曹愛光

# 康有爲推崇爨體書法

許揚

文史叢譚

近日，由中國將軍書畫院主辦的馬東波書畫藝術作品展在北京開展。來自書畫界的上百位藝術家和三十多位軍隊離退休將軍參加了開幕式。

馬東波幼年曾入私塾，始觸文墨，一九五八年入伍，先後在海軍司令部和海軍航空兵工作，工作之餘喜書法，後立向於「二爨〔cuan〕」，潛心研習《爨寶子》碑，頗得神韻，對這種上承隸書下啓楷體的「爨體」達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數次參加名家展覽，以爨折桂。

所謂「二爨」，是書法界對《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的簡稱，兩碑都在雲南曲靖市境內，號稱「南碑瑰寶」。「二爨」都產生於東晉年代，彼時，正是中國書法處於隸楷之變的劇烈時期，這兩塊碑文書法字體介於隸楷之間，雖爲楷書，卻饒有隸意，書法風格獨特，被稱爲「爨體」。

近代聞人康有爲對這「二爨」推崇備至，寫道：「鐵石縱橫體勢奇，相斯筆法熟傳之。漢經以後音塵絕，唯有龍顏第一碑」。讚其「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將其列爲中國書法「神品第一」。

據記載，爨氏家族於西元二世紀從中原遷徙而來，西元二三九年，諸葛亮南征，爨氏在蜀漢政權的扶持下雄踞南中，成爲古南中（今雲、貴、川部分地區）的大姓，但爨體字並非爨氏所創，而是一六〇〇年前魏晉時期，雲南曲靖地區百姓爲紀念爨氏家族給南中地區帶來的輝煌歷史所立碑文中的字體。

「二爨」被發現的故事，頗具傳奇，一七七八年，曲靖楊旗田村，一個做豆腐的村民挖出了一塊石碑，覺得是塊壓豆腐的好材料，於是叫鄉親幫忙把石碑搬回家，當成壓豆腐的工具。

清咸豐二年的某一天，南寧知府鄧爾恆在廚房閒逛時，無意中發現豆腐表面有若隱若現的字跡。直覺告訴他，這些字非比尋常。順藤摸瓜，鄧爾恆在楊旗田村的一家豆腐作坊，見到了這塊石碑，這塊石碑就是現存放於曲靖一中的《爨寶子碑》。

早在鄧爾恆發現《爨寶子碑》之前，雲貴總督阮元就在曲靖發現了另外一塊爨氏時代的石碑。清道光六年，擔任雲貴總督的阮元，專程來到曲靖的陸良薛官堡。當他穿過村中曬穀場時，被一塊用來打稻穀用的石碑所吸引。阮元命人用清水反覆沖洗後，上面的字跡逐漸清晰起來，這就是《爨龍顏碑》。

隨後，「二爨」碑的拓片流傳開來，並被康有爲帶到了日本，爲世界各地書法家及愛好者所讚賞。「二爨」聲名遠播，日本書壇人士，專程到雲南「朝聖」二爨者，趨之若鶩。一九六一年「國務院關於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中，在碑刻部分，「二爨」名列其間。

如今，每年都有幾批日本、韓國、新加坡人專程來此看碑。曾經有一位日本書法家見到爨碑便忙不迭跪下，激動得熱淚盈眶，說這是祖父的遺願。

現在的昆明地鐵站內的站名字體就是爨體字，此外如「招商銀行」和「南方都市報」等題名都採用的是爨體字。這種曾經塵封千年的字體目前也能從電腦中輕鬆列印出來了，內地首個爨體字形文件梁培生小爨簡日前在曲靖正式問世，並開放下載。

# 塞北的雪

李令安

天南地北

偶然聽到歌曲《我愛你，塞北的雪》，不懂音樂，不會唱歌的我，不知不覺竟爲其玄妙優美、抑揚頓挫的旋律節奏——低回紓緩又不無激越高音——深深吸引並陶醉其中。

以後再次聽到，無論廣播、電視亦無論歌者何人，恰似故友重逢，不亦樂乎！禁不住，隨之聲聲歌詠：我——愛——你……塞—北—的雪……

歌曲《我愛你，塞北的雪》美妙的調式節奏，很好地摹擬了作者心目中塞北白雪平和的心氣、廣博的胸懷（飄——飄灑——灑——漫天遍——野）、堅定的德性、崇高的情操（你用白玉一般的——身軀裝扮銀光——閃閃的世界——你把生命……溶進——土——地喲滋潤着返青的麥——苗——迎春的花——葉……），充分表現了作者由衷的嚮往與敬意（你的舞姿是那樣的輕盈—你的心地是那樣的純潔，你是春雨……的親——姐——妹喲你是春天派出的使——節——春天的使—節……啊……我——愛——你……啊……塞——北——的雪……塞——北——的雪……）。

迥異於歷來文藝作品中雪多爲無生命物的形象，《我愛你，塞北的雪》作者關注雪與生命的聯繫，關注到塞北的雪滋養了生命—滋養了麥苗、花葉等植物的生命，從而滋養了人類等動物的生命，並且賦予了塞北的雪以有律動、有心地、有使命、有擔當的生命。滋養了生命的塞北雪是有生命的！這生命的張揚，彰顯了自然的眞善美，或許就是歌曲《我愛你，塞北的雪》之所以能感染人、動人心弦的魅力所在。

據了解，歌曲《我愛你，塞北的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問世並流行於內地。三十年後仍能贏得新的聽衆，堪稱經典。百年來，無數經典歌曲深刻時代烙印，以不同的音樂元素和創作手法，傳遞眞摯的思念情感，讓心靈得到慰藉、清新、昇華，歷久彌新。這些永葆藝術魅力的聲樂作品，爲能發展爲器樂作品，獨奏、重奏、聯奏、協奏、交響，讓人們得到更加豐富多彩的欣賞，或不失爲繁榮音樂藝術創作的又一途徑。

# 韓國記行

文藝

域外漫筆

在參觀「韓國人的一生」博物館時，看見了韓國古代婦女的原始復刻版，她們都生有一雙細小的單眼皮，眯縫着雙眼，幾乎看不到眼睛裡那又黑又明亮的眼珠。古代的婦女因爲勞作，所以皮膚黝黑，上山砍柴挑水都是用揹簍，長年累月弓着揹翹着臀部，所以形成臀部寬大厚實，胸部飽滿下垂。聽說韓國有錢男人古代時可以娶好幾房太太，和中國古代差不多。可是對妻子的要求並不是貌美，而是這個婦女是否足夠勤勞能幹，能吃苦耐勞。古代婦女的面相也一直衍傳至今，所以韓國女人大多是單眼皮，嘟嘴唇高額骨，塌鼻樑，大多長得都不好看。

但是在現代整容技術日漸發達的韓國，幾乎每一個女孩臉上都動過刀，大整或者微調。如果一個家庭生了女孩的話，要爲自己的孩子存上一筆美容資金，父母鼓勵孩子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學習好，家裡就出錢讓女孩去整容。

現在滿大街的韓國女孩，幾乎很少看得見單眼皮了。都是一個模板出來的雙眼皮挺鼻樑瓜子臉，加上精緻的化妝技術，每一雙眼睛都是炯炯有神清澈透亮。

我在韓國大街上走着的時候，入目的女孩清一色的時尚美女，除了精緻到無可挑剔的五官，還有完美的服裝搭配，走在時尚潮流的尖端。幾乎沒有素顏出門不化妝的女性，即使是五六十歲的韓國大媽，也是大方得體舉止優雅且妝態合宜。這是女性們爲了適應這座時尚之都，爲了吸引男人眼球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讓人不得不佩服，韓國女孩在打扮搭配上絕對是在亞洲國家首屈一指的時尚，美女如雲的國度，這的確是男人可以遇見最多美女的天堂。

娶一個韓國美女做妻子，不知道日後會不會在中國成爲一種時尚呢。韓國女人的溫婉、勤勞也是延續了祖先優良的傳統，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尊老愛幼。這樣的韓國美女，到底是生活在韓國幸福還是中國的女性會更幸福呢？很多韓國女人，在婚後都是不工作的。並不是女人不願意工作，而是大男子主義的韓國男人們，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在婚後還在社會上拋頭露面。如果一個家庭還需要女人外出工作養家的話，這會讓男人們覺得丟臉和沒有面子，亦會有周遭的人的閒言碎語。所以韓國女人婚後的工作，一般便是生子，照顧孩子老公和老人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如果有錢人的妻子，就會購購物，養條的韓國女人不敢忤逆丈夫的意願。也許這是夫妻間的一種互相尊重，當然也並不是所有的韓國夫妻都如此。從這些方面上看來，中國女人還是活得更獨立自主一些吧。

## 四

當然，在韓國旅行除了可以看遍世間美女之外，韓國的飲食文化也是豐富多彩。傳統特產有高麗參、護肝寶和各種化妝品。韓國的高麗參是一種溫性的人參，多吃也不會上火。聽說韓國人習慣在孩子八個多月大的時候就開始給他們吃高麗參粉，把粉加入到湯飯中，一直吃到成年。所以孩子在成年後的身體都很耐寒，很多女孩在下雪的大冬天也是穿着絲襪短裙完全沒有畏寒的樣子。韓國人的餐飲大多都是冷盤，沒有特別熱氣的菜。他們從來都只吃烤的、煮的，不吃炒菜。（之二）